

叶 辛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我的 生命环



名家手记  
**Ming Jia Shou Ji**  
Wo De  
Sheng Ming Huan  
Shang Hai Ren Min Chu Ban She

# 我的生命环

叶 辛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陈莉莉  
封面装帧 杨德鸿

**我的生命环**

叶 辛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科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45,0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8-02123-6/G·298

定价 14.00 元

## 自序

19岁那一年，我离开了上海，去到遥远的对我来说仅仅只在地图上读到过的贵州乡间，拿当时的话来说，走的是一条上山下乡的道路。更准确地说，是到偏僻的村寨上去插队落户。

也许因为我在上海居住在繁华的市中心，也许因为我读书时几乎天天要在人流不息的南京路上至少走个两回，我对城市的景观太熟悉了，故而乍然来到群山连绵、层峦叠嶂的高原，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别。

那些年里，我在学做一个农民的同时，情不自禁地睁大了不无忧郁的双眼，好奇地观望着山乡里的一切：幽深的河谷、吼啸的山风、连绵无尽的群山和一座一座大大小小的村寨，还有稀疏的或是密密的树林子。尤其是栖息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少农民们，他们的风情俚俗，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衣着服饰、饮食习惯，都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那时候，我自觉不自觉地用一双城市人的眼睛，观察着山乡里的一切，并且力图去理解那些陌生的有时甚至困惑的人和事。也是在这种观察、理解和思考的基础上，我提起笔来写下最初的一些作品。无论是写到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小说，还是写到农民们的生活

形态，甚至是那些描绘少数民族诸如苗族、侗族、布依族生活的小说，我得承认，那全都是我用一双都市人的目光观察山乡生活的结果。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在山乡里浸染得愈来愈久。我会讲一口流利而道地的乡间土话，我的衣著在农民们中间几乎和他们浑然一体，我的脉搏已经随着农民们血液的流淌而勃动，我习惯地用一双乡间农民的目光，留神节令的变化，关心气候对庄稼的影响。春天里为旱象犯愁，夏日里因山洪暴发而怕涝，秋天里担忧西北风刮得太早，冬季里盼一场下得透透的大雪——特别是在区里、县上的干部下来催粮、催款时，我的思想感情，几乎完全是站在农民们一边的。偶有机会外出，坐在火车上，我总是习惯地交叉起双手，用一双局外人的眼睛，观察那些拿工资吃饭的人如何行事。他们的言谈举止，经常还会逗起我内心深处不屑的情绪。跑进了城市，我更是用一双乡下人的眼睛，疑讶而愕然地瞅着省城、瞅着北京、瞅着上海一年和一年不同的新景观，并且把这些新的人和事带给我心灵的震颤用小说的形式写下来，竟然也会给读者们带来欣喜哩。

后来，命运又使我回到了城市，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自小熟悉的但如今又有点陌生的上海。于是我不知不觉就用一双乡下人的眼睛来观察上海这座大都市里今天正在发生的一切，我惊喜地看到自己有那么多新的发现。我贪婪地呼吸着城市里的空气，这空气虽然没有山乡里的清新宜人，多少遭了点污染，但我认真地让自己去适应，让自己已显迟钝的脚步适应都市的节奏。在融入这个城市的同时，我又开始用一双都市人的目光，来回顾我在乡间已经历和体验过的一切。稀奇

的是我顿时觉察到了很多原先并没意识到的东西。我觉得一些艺术的光点光斑在闪烁,在激励着我拿起笔来——

就是这样,我渐渐习惯了用一双当代大都市人的眼睛观察遥远山乡里的现实;用一双偏僻乡间山民的目光看待今天的城市。当这样两双眼睛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心头又有新的写作欲望在萌动。而这种碰撞又是那么多 几乎不用我费劲去寻找。谁都知道上海是我们国家数一数二的现代化大城市,谁都知道贵州经济文化发展在我们国家的排列上是居后的,如此鲜明的对比造成的落差使得我经常能观照得和别人不一样。这是命运的恩赐呢还是我的局限,我讲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是摆脱不了这一切的了,就让我生命的环,在都市和乡村的两极之间摆动碰撞罢。



叶辛，原名叶承熹，上海人。1969年到贵州修文县插队。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代表作《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等。现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海上文坛》主编。



和妻王淑君、儿子叶甜在渡假村。



在浦东的家门前。

## 目 录

|         |   |
|---------|---|
| 自序..... | 1 |
|---------|---|

### 我的视野

|                 |    |
|-----------------|----|
| 斯里兰卡掠影.....     | 3  |
| 追寻“东方威尼斯” ..... | 15 |
| 为民治暴的女人 .....   | 18 |
| 鬼剑舞 .....       | 21 |
| 令人羡慕的书库 .....   | 25 |
| 读东山魁夷 .....     | 28 |
| 到碧云湖去 .....     | 31 |
| 山间妙景,洞中奇观.....  | 35 |

### 我的创作

|                   |    |
|-------------------|----|
| 我的文学简历 .....      | 41 |
| 诺贝尔的诱惑 .....      | 47 |
| 我随身带个小本子 .....    | 52 |
| 答《青年作家》记者十问 ..... | 54 |

|                     |     |
|---------------------|-----|
| 答共青团员问 .....        | 58  |
| 我写《孽债》 .....        | 62  |
| 呼唤良知和爱 .....        | 68  |
| ——谈《孽债》的电视剧改编       |     |
| 关于《蹉跎岁月》答读者问 .....  | 74  |
| 写作三部长篇小说的前前后后 ..... | 83  |
| 《家教》与当代青年的婚恋 .....  | 99  |
| 《省城里的风流韵事》书后 .....  | 105 |
| 花江坡看山 .....         | 109 |
| 在生活中捕捉新意 .....      | 111 |
| 初次尝试 .....          | 118 |
| 长篇小说之我见 .....       | 121 |
| 文学语言规范谈 .....       | 133 |
| 难以忘怀的岁月 .....       | 136 |

## 我 的 一 家

|               |     |
|---------------|-----|
| 家居何方 .....    | 141 |
| 妻又和我去散步 ..... | 144 |
| 童年情结 .....    | 148 |
| 四菜一汤总相宜 ..... | 153 |
| 给孩子一些什么 ..... | 157 |
| 孩子想念贵州 .....  | 161 |
| 陪孩子挤车 .....   | 163 |
| 人生与伴侣 .....   | 166 |
| 家庭琐记 .....    | 172 |
| 辣椒与我及其他 ..... | 178 |

## 我的交往

|                   |     |
|-------------------|-----|
| 送锦涛去西藏·····       | 185 |
| 关牧村的歌·····        | 192 |
| 好友刚毅·····         | 196 |
| 历历往事记谢飞·····      | 198 |
| 和阿罗德·詹博先生一席谈····· | 205 |
| 我所认识的蹇老·····      | 212 |
| “矿老板”李光明·····     | 219 |
| 安息吧,肖岱同志·····     | 222 |
| 记叶蕾女士·····        | 228 |
| 话说刘延东·····        | 234 |

## 我的乡情

|              |     |
|--------------|-----|
| 两种生命环·····   | 243 |
| 神秘的茅台酒·····  | 247 |
| 保护还是开发·····  | 270 |
| 山颠上看电视·····  | 274 |
| 山乡短笛·····    | 276 |
| 拐亲私奔·····    | 291 |
| 背带恋三则·····   | 293 |
| 民族习俗二例·····  | 299 |
| 我住“田野”上····· | 303 |
| 万家灯火的遐思····· | 306 |
| 秋夜的灯河·····   | 310 |
| 红枫湖食鱼·····   | 312 |

|                  |     |
|------------------|-----|
| 山乡随笔·····        | 315 |
| 浦东有多大·····       | 320 |
| 沉寂的乡野和喧嚣的都市····· | 323 |
| 遥念山乡·····        | 326 |

## 我的小品

|                 |     |
|-----------------|-----|
| 假如我是老外·····     | 333 |
| 寻找交叉点·····      | 337 |
| 荣誉属于整个剧组·····   | 341 |
| 寄语中学生·····      | 343 |
| 责任·····         | 345 |
| 由一首“绝句”想起的····· | 347 |
| 归途琐记·····       | 350 |
| 夫志当存高远·····     | 353 |
| 我读《风流大将军》·····  | 356 |
| 从口味到影评·····     | 358 |
| 适应与引导·····      | 361 |
| 浦东之春·····       | 363 |
| 健康之一得·····      | 366 |

# 我 的 視 野



## 斯里兰卡掠影

1985年3月22日至4月4日,我们中国青年文艺代表团一行10人,受斯里兰卡全国最大的青年组织服务理事会邀请,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国际青年年野营联欢活动,并访问了这个国家,留下了一系列美好的记忆。

以下记的,仅是几个小小的片断。

### 象 舞

被誉为印度洋上一颗“绿色明珠”的斯里兰卡,是个美丽而颇具特色的岛国。去这个国家以前,就曾听说那里有很多可爱的大象。1972年,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赠送给我国一头象征着和平与友谊的小象“米杜拉”(意即友谊)。1979年,现任总理普雷马达萨又送给中国儿童一头小象“阿拉丽雅”。两件事在中国都是传为佳话、广为人知的。

我们没想到,刚到斯里兰卡的第二天,就能在首都科伦坡看到奇妙的象舞。

3月24日下午,在主人的陪同下,我们驱车前往市郊的德西瓦拉动物园。德西瓦拉动物园建立于1936年,是一个以

驯养大象闻名世界的公园。凡是到过斯里兰卡的客人和旅游者，差不多都要来此走走。

象舞表演定在下午5点正式开始，我们绕公园一圈来到表演场地时，仅4时许，可场地四周自然倾斜的缓坡上，已聚集了二三千游客和斯里兰卡群众。男女老幼都像过节似的，兴致勃勃地等待着大象队伍的到来。

体形庞大、头脑聪慧的大象，在斯里兰卡历来象征着庄严和尊贵。早在1000多年以前，斯里兰卡人就从生活实践中了解了大象身上穴位的特殊功能，创造了令全世界惊异的驯象方法，把凶悍粗野的大象，逐渐训练成俯首贴耳的动物。斯里兰卡人经常骑在大象宽阔的脊背上游山玩水，演戏取乐，并用大象当运输工具。战争期间，他们的武士骑着象去与敌人厮杀，在战斗中立下显赫战功的大象，被封为“象王”。有功的大象死了以后，还要为其开隆重的追悼会哩。在千万人参加的会上焚烧后再埋葬。

代表团的僧伽罗语翻译，来自康提的中国留学生小郝对我说，在他求学的城市康提，每年过艾萨勒月圆节（农历的七月十五那天）时，当地居民总要用一匹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御象，驮着镇国之宝——佛牙，围绕着古时的斯里兰卡首都康提市彻夜游行，场面宏伟壮观，满城都是一派沸腾景象。御象周围围有几百只打扮得五彩缤纷、华丽庄严的大象，像卫士般紧紧相随。

正说着话，人群喧哗起来。5点正，六头自大而小的象由象馆沿着大路向表演场走来。大象周围并没有驯兽师驱赶和阻拦人群，无数的斯里兰卡人和外国游客簇拥着象队缓缓走来，六头大小象在密匝匝的人流中洋洋自得地甩着尾巴，翘着长

鼻，旁若无人地慢悠悠走来，逗起游人们的阵阵惊叹和欢呼。

到了表演场地上，六头象由大而小整齐地排成一队，高高地翘起长鼻子，向观众们遥遥舞动鼻管行礼。顿时，全场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雷鸣般掌声，所有的人都为大象如此懂礼貌乐了。随而，群象徐徐地转过身子，后面的象鼻卷着前一头象的尾巴，排成一队，沿着圆形的场地，绕场跑了三圈。

绕场完毕，大象开始正式表演。六头象在场地上，巨蹄踏得尘烟滚滚，一忽儿表演“仰天长啸”，一忽儿表演“金鸡独立”，一忽儿又是“拿顶”，一忽儿是模仿人的挥手致意。这一系列动作组成的象舞，由粗硕庞大的象队表演起来，每一个动作都维妙维肖，令人捧腹不已。

稍顷，场地中央搬上来三只木圆桌，每只桌的桌面足有一二尺厚，很像我国菜场上的肉案。

从六头象中走出三只来，由大而小，分别熟练敏捷地跃上圆桌，象鼻似蛇身般扭动曲伸，高高甩起，滑稽而富于情趣。这谓之“甩鼻”。随后，圆桌上的三头象齐刷刷两脚腾空，身躯直立而起，在小小的圆桌面上团团打转。极像我国的熊猫在大皮球上的表演。

接下来便是奔放的象舞。

两个拿着长木杆的驯象者俯身在两头大象巨柱般的前腿上拴好铜铃铛，一个席地而坐的兰卡汉子“啪咚”“啪咚”击打着长形鼓，两头大象便随着节奏鲜明的鼓声翩翩起舞，边舞边翘起长鼻、甩动尾巴，越跳越快，越舞越欢，极像在那里模仿“迪斯科”舞蹈。

最后一个节目，把场上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最大的那头象蹒跚走到场子中央，三头小象分别从左、右、后三个不